

离不开本行。”在金敏看来，即使在学术水平上有云泥之别，这样的攀谈也是很有益处的。“反观我们的一些院校，师生课后的交流还是少。而有的一些交流，又是与学术无关的。好像聊八卦新闻多一些。”

金敏分析道，“当我们近距离接触到那些世界顶尖科学家后，首先在一些生活细节上就能够发现他们的成功是有路可循的。他们对待专业，对待学术的态度，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！”

金敏还透露，比之像他这样身处临港的教授来，一些外地来沪出差的高校教师、科研人员，对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有另一种方式的心驰神往。譬如在非论坛举办期间，有人会特意到顶尖科学家们住过的酒店“沾沾仙气儿”，甚至探究一番科学家们当时住哪间房，睡在哪张床。然后哪怕差旅费超标部分自己买单，也要订那间房、睡那张床。

寄望点燃中国人的科研热情

比起前两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来，由于受到疫情影响，第三届论坛中，许多科学家将在线上与会，大会的主会场也调整到国家会展中心。费林加将与2016年与他一起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让-皮埃尔·索维奇（Jean-Pierre Sauvage）、弗雷泽·斯托达特（Fraser Stoddart）一起，出席分子机器峰会，三位将和1987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让-马里·莱恩（Jean-Marie Lehn）共同探讨分子机器与仿生学的前沿观点。

在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始之前，费林加称，在新冠肺炎

目前，上海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GDP比重达4%，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3.5件。

疫情期间，他最担心的事是失去很多学术界的交流。他说：“我们通常在不同的实验室之间交换学生。例如，我的实验室中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，我们也会派学生去中国。世界各地的学者互相交流，这是学术圈的常见现象。”无论世界政治格局如何变化，学术，早已全球化！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全球化的学术交流难以一如既往，只能通过zoom或skype等视频会议等方式维系。“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，我的学生在实验室工作，并有不同实验室的工作经验，以不同的专业知识和技术互相合作。这是十分重要的，我们不应该失去这些。由于疫情带来的限制，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出妥协，希望能尽快度过这一阶段。”费林加如此表示。

即便不是同处一个实验室工作，世界顶尖科学家来到中国，带来的助益也不少。金敏认为，线下的现场交流，对中国的科学家、高校科技工作者有极大的激励作用。“不管你是否听得懂他们的专业领域，总能在现场近距离聆听，探求他们的研究方法。这确实能满足我们的一部分好奇心。”金敏说，“另一方面，也引发我们的思考——为什么这么多诺奖获得者，特别是理工农医类诺贝尔奖获得者中，中国人这么少？我觉得，这当然不是人种的问题。譬如当年作为美籍华人拿到诺贝尔奖的杨振宁和李政道等人，

就证明了这一点。还有日本人能拿到这么多诺贝尔物理学、医学奖，都证明了这一点。”

在金敏看来，目前总体上说，中国的科学研究在原创性上，与先进国家仍有一定差距。而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，能让我们认识到差距的存在。与此同时，目前的中国科研领域，也有较为强的地方。“说得通俗点，也可以称为‘跟风’能力强。就是当顶尖科学家有了新的发明或者发现，我们能较快地证明。”缺乏原创性的突破，除了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使然以外，金敏认为，更与中国总的教育格局有关。他认为，中国的教育格局该更宽广一些。

“不浮躁，有更多务实的交流，而不是互相吹捧，这样，我们的科研才会有更多后劲。”金敏说，“我觉得，顶尖科学家论坛是可以让我们点燃更多科研热情的地方。同时，我们也该有自信。譬如屠呦呦2015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，这就是一个标杆，说明未来我们大有希望。”

科学论坛亦是人文互鉴

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，是科学界的一番盛事，是科学界的学术交流，然而，换一个角度看，这样的论坛，亦是一种人文互鉴。

2001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巴